



彭三源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你是我兄弟

兄弟情，最难得风雨中的真情，阳光下的平淡
爱的痛，莫过于错过，一再地错过



兄弟情，最难得风雨中的真情，阳光下的平淡
爱的痛，莫过于错过，一再地错过

你是我兄弟

彭三源 ●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是我兄弟/彭三源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ISBN 978-7-02-008478-4

I. ①你… II. ①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4602 号

责任编辑:侯群雄 胡玉萍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印制:李 博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60 千字 开本 680×960 毫米 1/16 印张 25 插页 1

2011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8478-4 定价 3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序

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过一种记忆，也许做梦的时候你会回去。

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那时候你生活过的地方，关于你命里那几个至关重要的人，关于某一种特别的声音，关于那时候笼罩在你头顶上的阳光、树影……

某一些东西在你的生命中稍纵即逝，有一些却悠远绵长，但无论长短，都可能关乎命运……

关于他。

还有她。

所谓命运，就这几个人，不多的，几个人。还有这几个人站立的那个时间和空间。你摊上谁了，就是谁。这就是命运。赶上了哪个时代就是哪个时代，这就是命运。轮着你了就是你，这就是命运。

那个人不在远方。

那个人就站在你旁边三百步的地方。

那个人就是你的命运。

就这样的几个人，他们在哪里出现，他们在什么时间出现，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出现过。而且，他们同时出现。同时成为对方生命的一部分。同时成为我们故事的一部分。如同在一个隐黑的画面中，他们从深处出现，在纵深的地方成为一个亮点，我们看着他们，由远及近。他们从已经逝去的时间中来，他们从已经隐没的他们生活的那段空间中来，来到我们面前，在我们面前定格，定定地看着我们。

我们也定定地看着他们。我们看见他们年轻的脸和眼睛，看见他们细致的脸上细致的汗水、眉毛、嘴角上的绒毛、红色的牙龈，太阳照在他们的牙齿上，带着高光点。

他们腕上并不精致的手表、皮带扣、自行车的车圈、铃铛……很多的东西都带着高光点,很多的东西闪闪发亮。他们带着那个时间和空间里的温度和湿度,带着呼吸,带着心跳,带着热气和味道,带着青草被阳光晒过的那种自然的清新和芳香,带着生命之美。

我们看见他们所有年轻的细节,清晰地听见他们说话,清晰地看见他们的欢乐和悲伤。

我们希望他们停留,以便我们细致地凝望。总有一些晶莹耀眼的东西,我们希望永久留存,以便一看再看。不过,在眼前这个维度,在我们目光所及的地方,在我们理解的范围内,他们终将只是在明亮的光线下,走过一个流程,最终隐黑,从我们眼前逝去。

我们痛惜地看见,他们最终因黑屏而逝去。

至于下一个流程和下一次闪亮,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在何方出现,我们无从知道。就如同那些曾和我们一起生活过的亲人和朋友,当他们逝去,从我们这个时间和空间中消失,至于去了何方,再于何方出现,和谁在一起,我们无从知道。我们只知道中间的这个过程,叫做生命。

黑屏的那个瞬间,是一个转折点。然后生命在另一个时间和空间出现。

生命是一个瑰丽的流程。死亡是生命辗转的节点上,一次伟大的隐黑。你把前面的段落和后面的段落衔接起来,你会发现,生命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流程。本来无所谓生,无所谓死。无所谓始,无所谓终。也无所谓过去、现在和未来。

你有的,是眼前这个耀亮的瞬间。是所有的故事发生的时候。而且,就在故事发生的时间和空间中,在此刻,哪怕你和我站在一起,我看到的也未必是你看到的。而且,我看到的也未必就是真相。

很多很多年以后，当马家老二马学军已经长大成人，成为一个太能呼风唤雨的男人，他一再地做梦，在梦中他回到今天，回到他命运中定格的这一天，回到此刻……他站到大哥面前，说大哥让我帮帮你吧。

梦中的大哥是个十六岁的少年。梦中的马学军已经三十多岁。

当然，三十多岁的马学军帮不了这个十六岁的哥哥。他穿越不了时空，穿越不了梦境。

他不能。我们都不能。

这一天，十三四岁的马学军在胡同里一边跑一边回头，脸上带着大汗珠子。他父亲手里拿着大棒子在追，却根本追不上。父亲一边跑一边骂：“兔崽子你不学好！不学好！你站住！你站住！”

父亲的后面跟着气喘吁吁的英子，同样的十三四岁，小家碧玉，大着嗓门儿叫着马叔叔。

这一天，大哥马学武怀里抱着刚借来的一摞书——他是个勤奋的学生，一抬眼看见了迎面奔来的马学军，问老二又怎么了。马学军顾不上回答，一阵风似的跑了。马学武又忙拉着擦肩而过的父亲，一边叫着：“爸——爸！……怎么了？”

成心的，一手拉着父亲，让老二跑远，也是成心的，书掉地上了……

父亲停了，冲着老二远去的背影骂到：“兔崽子，你等着！”

马家父亲停下了，但英子没停，从父子俩身边跑过去了……

马学军也没停。十三四岁的少年，撒着瘦腿从包含着太多生活细节、生活温度的胡同跑过去，脚步像豹子一样轻捷，带着欢乐、野蛮和无可形容的无处释放的生命力。

他在成长。

由于他生命中燃烧着的热情，我们永恒地认为，那是夏天。

夏天的阳光撒在地上，撒在老胡同的墙上，撒在老胡同的树梢上。夏天到处是高光点，夏天让胡同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光和影，也让这奔跑的少年在胡同里投下了生机和影子。老二脸上的汗珠子是晶莹的，也带着高光点，甚至那黑白分明的眼珠子，也带着高光点。

一辆黑色的老红旗汽车从远处的光影中驶过来，车玻璃上不断映射着胡同两旁的景致，胡同越古老，越反衬出这辆汽车的气派。汽车轻轻朝老二按了按喇叭，带着威严和气派。

老二靠边停了，用少年的惊叹眼神看着这汽车驶过。隔着车窗，他看见了一个少女的身影。这少女隔着车窗，也看见了汗淋淋的阳光下的少年马学军。这个阳光灿烂的夏天两个少男少女目光迅速交汇，又迅速飘移至别处。马学军像动物一样甩了一下头，很像多年后饮料广告才有的那种感觉，然后汗珠子又在夏日正午的阳光里飞，晶莹剔透。

六号院有一个很老的并不张扬的门楼，但是威严。汽车在门口停了下来，穿军装的战士跑着下车为部长打开车门。六号院的大门也开了，里面出来的人迎接部长进了院子。

另一侧的车门从里面打开了，一只少女穿着漆皮鞋的脚落在地上，然后是另一只。这漂亮的漆皮鞋上带着太阳的高光，衬着少女的优雅与高贵。这一幕被马学军尽收眼底，从此脑子里就牢牢地烙进了那一幕：那双进口的闪亮的漆皮鞋，白连衣裙上漂亮的蕾丝花边儿，还有高高梳起来盘在头顶上的头发上插着一枝手帕裹成的花团。当然还有那张脸。她下车后，回头又看见了他，汗淋淋的呆呆的少年马学军。这大家闺秀，目光很快掠过马学军的脸，进了六号院。

她美。震得这个少年目瞪口呆。

她叫花蕾蕾，后来，老二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叫“一枝花”。

一枝花从天而降，出现在马学军生命中的这一天，马学军的父母还活着。马家兄弟四个：马学武、马学军、马学文、马学天，还是幸福的孩子。

马学军这一天并没躲过父亲的一通暴揍。一个父亲，对于一个正在成长随时可能东倒西歪变成歪脖子树的孩子，随时有修理的权力。

傍晚，马学军蹑手蹑脚刚摸进院子，父亲攥着火通子就从屋里冲出来了，要打这个不学好的老二。

英子的母亲驰大妈应声从北屋出来了，说老二是替我们英子打抱不平来着……你说那些孩子多欠揍啊，把癞蛤蟆塞英子饭盒里了……

“您知道他把癞蛤蟆塞哪儿了吗？”马家父亲被英子、老三抱着，用火通子指着老二，“他嘴对嘴把癞蛤蟆塞人家嘴里了！”

老二一腔子正义：“我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叫你还！”马家父亲用力挣着，要打老二。

这是父亲最后一次打老二，教育老二。

老二是为了两小无猜的英子挺身而出的。两小无猜，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在这一轮时光中，从一出生就被放在一起了，按说是一件多么意味深长的事情。然而，时间流淌，两个人走向何方，于何方分手，又或于何方会合，无人知道。这中间的过程，叫做故事。

这个被叫做故事的过程很漫长。

这天，父亲为了惩罚老二，没让他吃晚饭。但大哥还是偷偷给马学军留吃的了，怎么说也是兄弟。马学军大口大口地吞嚼着回锅肉和茴香馅饼，眼神里看不出一点悔改和感激：

“爸一打我妈就做好吃的，爸真馋……”

“妈给爸做好吃的是为了让爸消气，要不爸还接着打你。”

“赶明我找我亲爸去，我亲爸肯定不这么打我。”

“净胡说！叫爸听见又该打你了。”

马学军一眼看见床上的牛仔裤了，喇叭裤的裤腿剪下去了，变成了直筒裤，马学军嘴上咬着馅饼从床上把裤子拿起来，一看就急了，顾不上挨

打了，冲着里屋就喊：妈，你怎么把我牛仔裤剪了啊？

“我剪的！”屋里传出父亲的声音，“穿那么肥的裤腿扫大街去啊？！我看你是找揍！”

母亲搭话了：“别又招你爸生气了！我都给你缝上了！”

老大马学武忙拦着老二，不让说了。

老四这时候被吵醒了，睡眼朦胧地进了里屋，上了父母的大床，拱进了母亲的怀里。父亲溺爱地给了他一巴掌：多大了你还吃奶！

之后，里屋就没有声音了。

这是马家兄弟对父母最后的印象。

第二天一早，桌上放着早点，父母一早出车走了，要去郊区四季青菜园子拉菜。

多年以后，马学军一再回想父母还在时的那个晚上，那个瞬间，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回忆起更多的细节，尽可能多地记得关于父母的一切，体温，说话的音调，或者脸上的表情。可是越看，越远；越看，越模糊。所有的事情，无论你怎么一再流连，频频回首，最终必将消逝，隐黑在时间深处，永远消失永不再见。

他最后唯一记得的，是那天，他挨打。

以及，那一天，一枝花从天上落到人间，落到他命运的路上。

3

马学军在教室罚站，他考试的成绩实在太烂，语文 65，代数 43，几何 52，就地理凑合上了 70！老师让请家长，马学军跟老师撒谎，说我请家长了，我爸说了下午肯定来。站在教室前面罚站的马学军，对自己的成绩并不觉得半点羞愧。他没当过好学生，对于全优的学习成绩未觉得过半点必要。

教室的门被推开的一瞬间，马学军眼睛一下就直了。校长的身边赫然站着少女花蕾蕾，太漂亮了，感觉上像送进来一缕阳光，把教室都照亮了。

花蕾蕾换了衣服,但仍然是连衣裙带蕾丝花边,头发上系着蝴蝶结,脚上是黑漆皮鞋……一尘不染,仿若仙子,吸引了全班同学的目光。不仅马学军,在座位上的英子也看傻了。

校长跟班主任小声说了几句之后走了,班主任满面笑容给大家介绍:这是我们的新同学花蕾蕾,从今天起她跟大家一起学习。大家热烈欢迎。

马学军亢奋了,拼命地鼓掌。一枝花的目光偶然从马学军身上瞥过,毕竟陌生,只是一瞥就滑过去了。马学军就更兴奋起来,血管贲张了。班主任的目光从马学军身上扫过,马学军忙老实了,贴着墙直直地站好,但老师目光一离开,马学军的目光就又追随着少女花蕾蕾了。

花蕾蕾被安排在英子旁边,跟英子同桌。英子和花蕾蕾,一红一白。英子被花蕾蕾这么一映衬,立刻显得小门小户的了。

未来,这两个字,就等于多少少年人的梦想。没想到的是,未来,很快就来了。

语文老师正在给学生们讲解《出师表》:诸葛亮著名的前后两篇《出师表》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朵奇葩。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评价:“前后出师遗表在,令人一览泪沾襟。”宋代大文学家苏轼评价:“读诸葛亮《出师表》,不堕泪者必不忠;读李密《陈情表》,不堕泪者必不孝……”

少年马学武听老师讲课,满脑子想的是未来。新闻里,广播里,天天都是“浩劫过去,百废待兴”。马学武想,未来,自己一定是忠孝两全的兴邦强国之将。

教室的门陡然被推开了,驰大妈一进门就嚎:“学武,老大,学武……天塌了呀!天塌了哟!我的祖宗!”

未来,带着残酷来了。

这天,在马家四兄弟的记忆中,天真的塌了。母亲和父亲一起开着车出去给食堂拉菜,结果返程途中车翻了,父亲母亲是从菜堆里刨出来的。

马家父亲躺在病床上,在弥留之际说了一句“学好!”就撒手人寰了。

马学军傻了,回头问:“我妈呢?我妈呢?我妈呢?”

驰大妈哭了:“你妈跟你爸是一块儿去的……这会儿,一块儿走了。”

人世上有那么一瞬间的漆黑，少年马学武就掉到那一团漆黑里了。他的耳朵里嗡地一下，有一会儿的功夫，他什么都听不见了。他回头，渐渐看清二弟马学军，马学军也看着他，哥儿俩都懵了。老二马学军看见了父亲的头发上还带着没有除掉的葱毛和韭菜。他跪下去，伸手把父亲头发上的葱毛和韭菜摘下来，轻轻地，摘下一根，又一根……老大马学武傻傻地看着，他的耳朵里仍然没有声音。

驰大妈一层一层地打开一块带着斑驳血迹的手绢。手绢里面包着一块手表，还有几块钱零钱。

“这手表啊是你爸的，没压碎……钱也是你爸兜儿里的，你妈就那身衣裳，兜儿里什么都没有……”

驰大妈把手绢递给老大，老大没接，她就把手绢放在桌上，又开始哭嚎：“天塌了，真是天塌了哟，老天爷，可怎么活哟！”

老大马学武转头望着一个比一个小的三个弟弟，耳朵里嗡嗡地响。这一年，二弟马学军十三岁，上初一；三弟马学文十一岁，上小学五年级；四弟马学天六岁，还没上小学。这黑色的一天，定格在墙上的日历上：1980年5月7日。

“驰大妈，我们怎么办啊？”

老大是问驰大妈，问命，问他们的未来。

问题，落在地上，落在时间的空洞中，没人能回答。

命运把他们放在这儿，等着他们长大；以及，等着看，他们是不是能够长大；以及，等着看，他们如何长大。

4

房子还是那个房子。

但是父母没了，变成了墙上的遗像。热乎乎的父母靠山，突然不见了，在人生中消失了，不会再有了。

老二翻出被父亲剪掉的喇叭口裤子的两小条布片，想再缝在裤子上，可是找不着针线。妈，把针线放哪儿了？没人回答。妈，把针线放哪儿了？还是没人回答。妈，把针线放哪儿了？永远都不会有人回答了。

屋子里一片安静。

老四哇地哭了，我要妈！我要妈！我要妈！老四闭着眼睛往外走，一边走一边抹着眼泪。

“四儿……”老大一把把老四抱住了，“四儿，咱们不找妈……不找妈……大哥哄着你……”

老四还小，那么小，那么嫩，小手拼命掰老大的手，在老大怀里拼死命地挣，拼死命地喊，我要妈！我要妈！

老二把桌上的手表拿起来，用手绢小心地擦，擦，擦掉了上面的土和血迹，然后把手表贴在耳边，听着手表的声音，咯噔，咯噔，咯噔……这声音出奇的大，大到让老二这才明白一切都是真的，是现实的。这时，他这才哭了，但哭是隐忍的，眼泪含着，含着，然后变成一大滴往下掉……

本来，马家两间房，父母住里间，哥儿四个睡两个双层叠架床往外间。这天晚上，哥儿四个都挤里屋父母的床上了。

老四一抽一搐，哭着要妈，怎么劝也不行。劝着劝着，哥儿四个哭成了一团。

这情景，不忍看。这哭声，不忍听。

5

国营工厂的上空是各种粗重的金属管道。这些管道盘结着，沉重得仿佛随时会坠落，把人砸成泥。这是马家遗孤对工厂的印象。

工厂把马家父亲母亲的后事料理完后，还给了一点抚恤金。

老大和老二都还是孩子，但都必须面对生存了。厂办公室于主任把一叠文件推到马学武的面前说，这是厂里研究决定了的，你爸妈的事按照工伤事故处理……你们有意见吗？没有意见就签个字。

驰大妈抹把眼泪说：工伤啊？于主任，我是街道办事处，我跟您商量商量，两口子也是为公家办事出事的，不能想办法给报个因公牺牲什么的啊？

因公牺牲，驰大妈的意思，比工伤能多赔点钱。

“您是街道的啊？那您就更应该明白政策了，厂里的决定根据的也

是国家的政策，‘工伤就是指企业职工和个人雇工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所遭受的人身损害’。”于主任也是带着同情和恳切，“定工伤已经不错了，你瞧瞧这事故出得，没出在生产一线，倒出在后勤了……”

“响晴的天，谁想得到买菜也能翻车啊？”

“这事儿啊把工厂安全生产的计划都打乱了……厂里这么快就处理，这么快就批下抚恤金，就冲着这四个孩子啊……”于主任毕竟也是好人，眼睛扫过马家老大、老二，眼圈红了，忙擦了一把，“我不愿意哭，我知道眼泪从来就没什么用！好好的大活人让阎王爷叫走了，眼泪能把他们招回来啊？这是抚恤金，每个人都是按照生前十个月的工资发的，一共七百二十块钱，您数数……”

“要是因公牺牲是不是就能多发点儿啊？这就是爹妈给儿女留的了……往后……往后谁白给他们钱花啊？”驰大妈忍着伤心，替孩子盘算，不愿意拿钱。

于主任拉开抽屉拿出一堆零零碎碎的钱：“这啊……后勤的同事给凑的，一共三十八块六毛，您数数……”

老二马学军看了看老大，老大不拿钱，也不数钱。老二伸手拿过了信封，看没人拦着，开始数钱。老大木然站着，也不看老二，兀自掉眼泪。老二哪数过这么多钱，手不是那么灵活，一五一十地数得很费劲。

于主任又拉抽屉，拿出一张单子放桌上了：“这儿呢，这儿有一个单子……是这些年，老马跟厂里同事借的钱，一共四百三十五。”于主任又掏兜，从兜里掏出五块钱，“我爱人让我给五块钱……她还煮了十个鸡蛋……”

“谢谢您心眼儿好。这事儿……这就算结了啊？”驰大妈心有不甘地问道。

“就算结了。”

驰大妈看看老大。老大眼睛看着窗外，在哭，但又不想让别人看到他哭。老二数完钱了，看看老大，老大还是扭头看着窗外。

“你数对了吗？”于主任问。

“一共是七百六十三块六毛。”老二说完了又看看老大。

于主任为难,可还是得说:“……欠债还钱,这四百三十五,先替你爸妈还了吧。”

老二又开始数钱。老大转身出去了。于主任还要让老大签字。老大没回头,径直走了。

老二把钱数好后放在桌上:您数数。

“不数了,叫你哥回来签字吧。”

“我替我哥签行吗?”

于主任打量着老二:“你签?你才多大啊?”

“我十三。”

于主任打量着眼前这少年。毛头小子正长身体,嘴上还没绒毛呢。

谁心里忍。于主任说,那你签吧。

老二拿起笔就签字,领的是他父母的绝命钱。但是老二的手不哆嗦。一个男孩子,愣头青,不知道什么叫怕。

老二签完字后追上老大,也没说话,就把手里的一把钱往老大背着的书包里塞,可是书包扣系着,塞不进去。老二再塞,老大停了,挥手打在老二手上,使劲往后一推老二。老二摔了一个跟头,手上网兜里的煮鸡蛋滚到地上,摔瘪了。

驰大妈吓一跳,想拦着。老大劈头盖脸急了:“你没心没肺啊?爸妈没了,你还有心思数钱!”

老二坐在地上,手里紧紧攥着钱,没撒手,一动不动地看着大哥,没说话。黑黑的眼睛,动物一样,带着柔顺和悲哀,还带着几分坚决和固执。

老大不忍心了,上前往起拉老二,又帮他拍了拍身上的土。哥儿俩四目相对,眼睛对眼睛,脸对脸,都还是少年,都还带着几分稚气。眼泪又汪上老大的眼睛,眼见着就要往下掉了。

老二坚决忍着不掉眼泪:“哥,我都数清楚了,爸妈欠的钱还完了,还剩三百二十八块六毛。”老二说着,把钱塞老大背着的书包里了。

老大任由老二把钱塞书包里,没拒绝,但也不看老二,头扭到一边,眼泪掉下去了,忙挥手擦,还掉,再擦……

老二坚决忍着没哭,弯腰把地上摔瘪的煮鸡蛋拣起来,想掸掉上面的土,掸一下,再掸一下,那土粘上头了,老二干脆把蛋壳剥掉了,然后举着

人活着，就要吃饭。

马学武不会做饭。他用工厂给的抚恤金带着三个弟弟下馆子。那几天他们吃饭吃得都很高兴。特别是马学军，每顿饭都吃回锅肉。而小四儿马学天，吃完饭后，总是眼泪汪汪地说想妈。

驰大妈撞见四个孩子大吃大喝，叫住了马学武，话是对老大说的，驰大妈说那钱，你们应该省着点儿花。驰大妈又说你得学着做饭，你看谁家过日子天天下馆子呀？

驰大妈又说，当然话还是对着老大说的，她说多少钱也有个花完的时候，怎么着也得有个人挣钱吃饭呐。应该跟厂子说说去接你爸爸班儿。学就别上了，怎么着也得活呀，你们四个，你是老大，谁让你是老大呢？

谁让你是老大呢？这是驰大妈问的，也是命问的。

马学武没有回答。马学武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马学武还是想去上学。他知道，自己是老大，他也这么想，谁让自己是老大呢？可他也想，老大招谁惹谁了？第二天，马学武送马学天去幼儿园，让马学军送马学文上小学。驰大妈看见他，叹了口气，你还去上学啊。

马学武不知不觉地，就回避了驰大妈的眼睛。但是那天，马学武在学校里什么也没听进去。

在学校里，耳朵什么也听不进去的还有老二马学军。但他们还是每天上学。马学武去送马学天上幼儿园，马学军去送马学文上小学。

英子和马家兄弟住在一个院儿，所有的事和她妈一样，都是跟马家兄弟掺和在在一起的。她甚至想过他们家领养小四儿。驰大妈抬手就给了英子屁股一巴掌，净胡吡！再说我打你！

英子揉着屁股，你已经打了我了！您想想，马学武、马学军他们养老四，能活吗？驰大妈说那也不许你胡吡！那是一个大活人，不是小猫小狗。

“反正您也没儿子……”英子话音没落，屁股上又挨了驰大妈一巴

掌。

英子和马学军同年级，里里外外地都跟马学军站在一起，眼睛里晃悠的全是马学军。可马学军不买帐。马学军父母双亡，英子想表示一下同情，总是从家里偷吃的给马学军。马学军也不拒绝。可吃完了抹嘴就走。有时候跟英子说话还挺冲挺损的。因为英子跟他是一起长大的，他觉得，英子就是哥们儿。

这天，老二马学军又像往常那样，在校园的树下码了一排小人书，什么《三国演义之三：虎牢关》、《三国演义之四：跨江击刘表》、《鸡毛信》、《马兰花》、《红楼梦》……

走来一个男孩子还小人书：“《三国演义之三：虎牢关》我看完了，该看四了……”

老二拿过还回来的小人书翻，不满意：“你是不是一边翻书一边沾唾沫啊，你看脏得！”

男孩子讪讪地笑，把两分的钢镚给老二：“我该看四了……”

老二从书包里往外掏小人书《三国演义之四：跨江击刘表》。就在跟小男孩一手交书一手接钱的刹那，眼前一亮，出现在老二眼前的是那双漂亮的漆皮鞋。

“你好。”一枝花很客气地打了声招呼。

一枝花穿着新鲜的白底花裙子，是胡同孩子没有过的式样；她白白的皮肤和她长长的睫毛都是胡同里的少女没有的，很多年后人们发明了一个词，带电。老二这天就被电着了，就剩下呆呆地看了，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能让我挑挑吗？”

老二有些慌，赶快哗啦一下，把书包里的小人书都倒在地上了：“你挑吧。”

“《马兰花》、《红楼梦》我都看。”一枝花把书拿起来，张开手，手心里是五毛钱，递给老二。

老二一下子没见过那么多钱，慌了：“我没那么多钱，我找不开。”

“不用找，存你那儿吧。以后我慢慢租你的小人书。”

“……那不行。你等着……”老二忙低头慌乱地找钱，都是钢镚，不

小心全掉地上了。一枝花也低头帮着拣。这么一来，老二更慌了：“你别拣了，都是土。”虽然有些慌，但老二还是把钱都数好了，一堆碎钱递给一枝花：“拿好了，我不能欠人家钱。”

一枝花只是柔雅地笑。

马学军看在眼里了。父母双亡，马学军的生命中没有那么悲惨。马学军的生命中有一枝花在悄然绽放。

7

一枝花请新同学去六号院聚会。其中包括马学军和英子。

英子穿了条红色的裙子，造型很像是《红灯记》中的李铁梅。英子在老二面前转了一圈子问，二哥，我这裙子行吗？

老二马学军也一改以往野蛮随便的样子，穿着白衬衫、蓝裤子，但不习惯，透着拘谨。

“这不是你们家的被面儿吗？”

英子翻白眼了：“被面儿怎么了，我妈给我改的……一个被面改了两条裙子呢……还有一件衬衫，怎么了，不行啊？”

六号院的花厅连接着两进院子的前后院。花厅里摆着圆桌子，桌子上铺着带花边的桌布，周围摆着藤椅，穿过敞开的窗子就看见院子里的花花树树，光影匝地。桌上摆着精致的茶杯、点心、糖果、花生瓜子和巧克力。来往穿梭端着盘子往上送各种食物的是个穿军装带领章帽徽的解放军战士。穷人家的孩子，英子和马学军坐在桌前，都看傻了。

马学军一见到当兵的，就往起站，站直了就叫，解放军叔叔好。解放军战士也不答话，冲着马学军笑笑就忙别的去了。

一枝花一举一动真的像个千金小姐，笑咪咪地招呼他们，你们不用这么客气！也不用老往起站，他是我爷爷的通讯员。

马学军掩饰自己没见过世面，说我知道，他也就是入伍没多长时间的
新兵蛋子，是吧？

“这么说可不尊重人！我爷爷说要叫他们叔叔。”

马学军忙解释：“我刚才叫的就是叔叔。解放军叔叔啊。”